

茶
祥
遺
藁

玉林
敬署



茶

祥

道

集

壬午年



茶禪遺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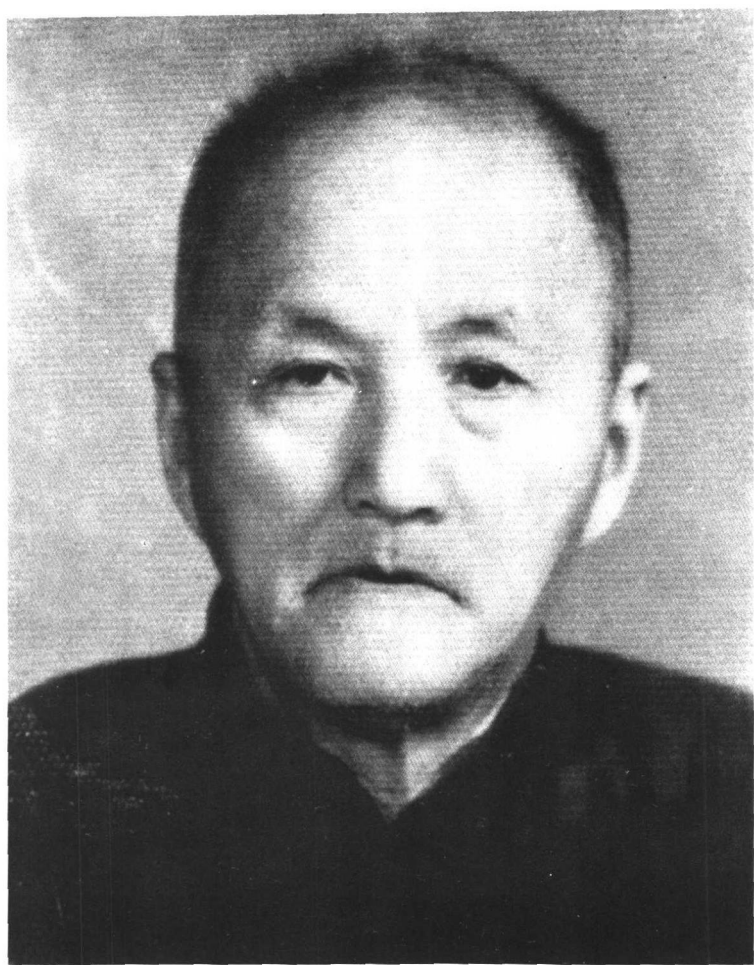
玉林跋



侯官高聯潢茶禪 著

同邑後學李可蕃壑帆 校勘

長女高君芷 印行



高茶禪先生遺照

茶禪先生遺墨

和事十三疊韻 茶禪

飯灰湯与肉胡餅勝可清晨隴首登道
德五千亡若縣異同南北判甘陵不同子
山阿卧何取而霜馬上興一室掃除元自隘
掃天不與果誰能

十四疊前韻

莫嘲髡頂卽爲僧
訪舊多驚鬼籙登
才子空推阮瑀六
朝體惜降徐陵稽
遲家報思何極填
妾官書病乍興未
用恩情固扇向秋
風再起依然難解

浣溪沙

憶西湖菊會日遊，有序，
今秋西湖又向菊花大會，余以病延，弗克前往，
望湖興歎，徒抱向隅，因憶十八年前，
湖菊盛會，余與諸新城人士，咸集於此，題詠盈
披，余曾作律絕及集句詩，不下十餘篇，中有菊
花為海棠為菊，頗冠當時，大會除評獎外，
并稟利一集，已指余詩在內為贈，今世本已失，
頃以此次菊會，李君可菴寄索詩十首，昨復得

晨園以駿霖二友以五和之曲遊去初兩園見
示舊勝為夢能緒興懷漫填小令付質於音
不覺喟然成慨系之

空向西湖憶同遊。菊花大會玉京秋。
題詩曾上最高樓。重九即今又是
年。羣芳泥白塞。菊頭星。霜廿載電
光流。一九七五年乙卯冬月。茶禪為史。
病駢吟凍作于丁戌山房時年八十。

目 錄

序 一

一、詩稿

(一) 春申小草選(一九二九年) 一三

(二) 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三年詩拾 五〇

(三) 戊寅存草(一九三八年) 八一

(四) 溪上集(一九四一年) 八九

(五) 戊己存草(戊子即一九四八年) 一〇四

(己丑即一九四九年)

(六) 庚辛存稿(庚寅即一九五〇年)……………一三〇

(辛卯即一九五一年)

(七) 一九七三年前後存稿……………一五四

(八) 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存稿……………一七九

二、詞稿

(一) 一九五五至一九六四年詞稿……………一八九

(二) 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四年詞稿……………二〇二

(三) 也龔翁七五詞存……………二一二

跋……………二一八

序

趙玉林

茶禪先生長余廿一齡，少耳其名，無緣謁晤。近于福建省老年大學與其女公子君芷共研詩學，承以《茶禪遺稿》屬序，先生曾自稱「放翁萬首詩千古，一半吾猶抗手之」，全部詩作當在五千首左右，此僅十分之一耳。亟讀一過，覺先生不特詩藝精湛，當代少有，而其愛國情懷，民族氣節，直堪彪炳千秋，平時關心民瘼，疾惡如仇，雖坎坷終生，而傲骨嶙峋，不習脂韋，誠吾閩騷壇之矯矯者也。

三十年代初，我中華民族橫遭東鄰日帝欺凌，夷氛滋蔓，國運貼危，先生即有《癩獸行》之作。一九四一年寇侵東南，四月廿一日福州淪陷，先生誓死不作

順民，挈家流亡，九死一生，備極艱苦，其《哀福州》云：「……十日閉戶不得行，道殣支離枕枯骨。逃死倉皇一泪縻，孑身挈婦兼牽兒。……人丐一符去蒙難，漫漫前路迷安之。願生勿再履中土，刺心一語何其悲。國亡家破衣食絕，烏乎此責將誰尸？」其詞沉痛至極，當年曾身歷其境者，讀之不覺泫然。八月廿一日日寇退去，陷落一百三十三天，福州收復，先生有《寇退歸里紀事》，描述家山劫後殘破情景。

詩人鐵骨錚錚，寧死不屈，不意同儕中竟有喪心附敵、賣國求榮之漢奸，忿然怒斥之云：「……辱沒讀書人，甘心聖道叛。蒙耻叩頭蟲，屈膝忘顏汗。白日賦逍遙，事敗身遠竄。永棄父母邦，千秋忠佞判。」義正詞嚴，凜然愴然，一時傳為詩史。

一九四四年日寇再度陷榕，先生有紀痛詩百篇，血泪連篇，為敵人暴行鐵

證。聞存福建省政協文史辦，本篇未見錄及。

當福州淪陷時，國軍不戰棄守。詩人秉姪直之衷，不避權貴，《九峰題壁》有「水犀棄甲驚來奔，賓館何顏辱洗尊（原注：海軍司令李世甲遁延，當局尚謙之招待所）」句，守將棄城，難逃筆譴。

戰事而外，對於閩疆莠政，亦莫不馳鋒及之。陳儀施行公沽政策，為人所詬病，先生有《一月不得米》質之云：「……官有米，民獨無。炊烟久斷仍向隅，吁嗟乎騶虞。」

國民黨政府福建省主席劉建緒卸任離閩時，先生作《去思》云：「去思十郡問如何，博得衢謳與巷歌。怪道官歸挈琴鶴，胡為飽載七車多（譏劉行李載輜重十輪大卡車七輛也）」。

解放前夕，國民黨經濟崩潰，金元券一日數跌，市場紊亂，民不聊生。先生作《鈔毒曲》云：「交鈔病天下，展轉哀流毒。……嗟哉殘喘氓，俯首惟覓餒。汗血博斗升，命在須臾卜。榨髓又敲脂。生死憑威福。此局曠古無，吞聲何地哭？」

此類作品，極富人民性，直可與白樂天之新樂府媲美。詩人秉性忠貞，當其初涉足社會時，早以人民疾苦為懷。青年時期在《南通博物苑二觀明鹽桶》詩中，即有「桶兮桶兮各有知，率獸食人誰之罪」呼聲，其時民國正值軍閥分裂祖國，各霸一方，混戰不休，生民涂炭，詩人蒿目時艱，發為吟咏：「秋風金革日爭鳴，赤羽傳烽又北征。孤注未應成一擲，同根底事動相傾。……」（與遁庵述近事），但時局并不因詩人之憂慮而轉好。江河日下，其勢滔滔。詩人怒不可遏，陸續斥之云：「人間幾見鴉頭白，天下爭傳狗矢香」（秋陽）。「要人何異賊，文士不如倡」（放眼）。「昔號曰聖人，今看皆大盜」（天海）。其疾惡如仇之情，躍然紙

上。平時對社會不良現象，亦無不有詩刺及。《官邸十咏》之「閤」「御」二首，描繪官場勢利齷齪，淋漓盡致，其仗義執言之風，無遠弗屆，于文藝界亦然。《閱陳衍近代詩鈔》云：「斷代鈔成百衲詩，除非標榜即阿私。一篇冠蓋簪纓錄，罕見人間有布衣」。常聞有以裨闔騷壇擁名自重者，每藉機為其黨羽親近譽飾提攜，衍成派系，斯亦在先生討伐之列。吾每笑如《荷堂詩話》等，實亦近之。

先生以其秉性孤介，與人落落寡合，終身坎坷，頗不得志。有《海燕行》自我寫照。抗戰期間，流亡內地，身世淒涼，生活尤苦。《庚辰寒食移家南平》云：「……敢云遷地為良計，直是沿門乞食身。辛苦營巢還未定，故山回首淚沾巾」。其間居屋則「鼠竈鴿屋小鷄窠，蟻寢蜂居一角蝸」；及夏「驕陽如炙土如焦，火傘高張萬瓦燒」；梅雨時則「夜半倉皇承溜起，不堪屋漏濕床床」。如此生涯：「猶

是兵荒添白骨，可堪米貴奪黃金。」

其後執教中學，束修雖未豐，生活似較平靜，而晚年復遭困厄，可于詩中見之。《寒食米盡》云：「魂斷今朝米瓮空，一枝無力借東風。所需各取何年有，夢想還應說大同。」又《嗟來》云：「心傷予塊况嗟來，殘粒吞聲亦可哀。執贄翻教師作弟，倒縋直遣嫗充孩。……」不但物質生活受困，精神生活亦瀕臨難關，故詩作心境憂鬱多而舒坦寡。曾云：「顧余生憫亂，常懷坎廛憂。微才忌造物，危世愁漏舟。饕餐怪弗給，骨肉疑成仇。偷活果奚用，儼然同坐囚。（徙居城北感賦）」

先生早年為詩，《客次感懷》有句云：「憂真何計遣，窮豈為詩工？」不意竟籠罩其一生。生當末世，倘肯略事圓通俯就，亦能轉否為泰，而先生耿介為懷，

絕不阿諛取益，遂致招謗蒙垢，阻難重重。所事遇讒，輒負氣拂袖而去，其品格端方，實堪後學景仰。《悠悠行》云：「……余生誠寡合，受病輒在此。世故惜周旋，人緣懶摩搗。庸知憂患餘。此心已如水。毀我固何嫌，譽我亦何喜。寵辱兩相忘，得失渾不滓。未敢輕尤人，劣將嚴律己。……」曾聞沈軼劉當時任省某要職，欲挽先生共事，因被讒受阻，先生有《貽沈郎》云：「冤哉人詬莫須有，愧煞君言好自為。……事實也應勝雄辯，管它毒喙世間兒」，先生懷才受抑，而胸襟寬廓，遭誣不辯，亮節高風，晚近難有。古人云：有第一等胸襟，方有第一等詩詞。先生曾自云：「由來士必首敦品，文章餘藝方及之。今人氣節擯不講，飭躬之事嗟先隳。作人型典試一叩，有文無行奚詩為？（詩人）」

先生于詩有天赋，年甫十七，即赴滬為海軍某艦長家塾童子師，次歲回里